

张程
◆ 著

群言典藏

帝制的终结

——辛亥革命始末

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

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张程 ◆ 著

帝制的终结

——辛亥革命始末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始末 / 张程著 .— 北京：
群言出版社，2015.9
ISBN 978-7-80256-858-7

I. ①帝… II. ①张… III. ①辛亥革命—研究 IV.
① K25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405 号

责任编辑：陈 佳
封面设计：齐立娟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官方网店)
电子信箱：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室：010-65265404 65267783
编 辑 部：010-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
发 行 部：010-65263345 65263836
市 场 部：010-65220236 65265832 (读者服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23 千字
书 号：ISBN 978-7-80256-858-7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宣统王朝：旧帝制的末日和新变革的背景 / 001

摄政王一语成谶：快完了 / 003

“隆裕一载沣体制” / 008

不愿面对的现实 / 014

袁世凯“病退” / 022

新政是清朝最后的机会 / 028

走向共和：中国变革的新力量、新选择 / 035

洋人不是好东西 / 037

没有根的反叛者们 / 043

体制内外的变革路径 / 046

要革命，还是要改良 / 052

宪政的诱惑 / 055

现在不革命，就没有命了！ / 062

铁血年华：革命志士的努力与牺牲 / 065

热血青年汪精卫 / 067

革命者的铁骨柔情 / 071

黄花岗 / 078

盼来的竟然是皇族内阁 / 084

枪声在四川响起 / 089

十月围城：1911年10月10日前后发生了什么？ / 097

仓促的首义 / 099

第一枪 / 111

光复武汉 / 116

泥菩萨黎元洪 / 122

地动山摇：各省独立与清廷政治剧变 / 131

第一波独立浪潮 / 133

东南易帜 / 141

南国烽烟 / 149

金陵王气黯然收 / 160

袁世凯复出 / 167

民国肇建：革命党站稳脚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 175

武汉三镇保卫战 / 177

孙先生来了！ / 187

临时政府的困境 / 195

山雨欲来：一个崭新时代的踉跄起步 / 201

南北议和 / 203

最后的刺客 / 210

小皇帝退位，大总统易人 / 213

拿什么约束袁世凯？ / 218

附录一 辛亥革命前后大事年表 / 225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231

后记 / 233



宣统王朝

旧帝制的末日和

新变革的背景



北 京城正中央的紫禁城，在帝制时代是个神秘阴森、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群里，带领中国迈进了 20 世纪。

从 1907 年春开始，立宪派领袖张謇先后 4 次应慈禧太后之召，踏进了紫禁城。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在召见中，多次“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张謇直言不讳，悲凉地陈述了国家财政窘境、行政效率低下、官场黑暗腐败和百姓怨声载道，指出民心开始倾向革命，对大清王朝不利。慈禧太后听着真实的反馈，失声痛哭，毫不掩饰她的心力交瘁：“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招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在希望、迷茫和痛苦中，慈禧太后结束了一生，松开了掌握超过 40 年的权柄。

1911 年 5 月 12 日、16 日，北京的总税务司安格联收到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的两封信。信中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史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

此刻，最顽固的保皇党人、获利丰厚的殖民者、初出茅庐的新派学生……所有的人都相信清王朝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刻。不然，等待它

的只有灭亡。

摄政王一语成谶：快完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11月初，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庆祝74岁生日期间，患了痢疾。年迈的身体经不起病毒的折腾，迅速衰弱。她知道，自己的“日子”到了，开始着手安排后事。

对政治人物来说，所谓的“后事”就是“人事”安排。王朝复兴也好、方针政策的延续也好、前任的衰荣也好，归根结底离不开挑选一个合适的接班人。

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皇帝早在慈禧患病之前就卧床不起了，虽经各地名医轮番诊治，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估摸着，皇帝驾崩也就在这几天了。由于光绪没有生育，慈禧不仅要给大清帝国挑选一个新皇帝，更重要的是配置好辅政班子。选谁来给新皇帝当助手，谁就将带领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那么选谁呢？

时任领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是百官之首，是第一候选人。奕劻已经70岁了，血统、能力都不出众，而且贪墨成性、声名狼藉，可他最大的或者说唯一的优点是政治上完全可靠，在历次政治事变中都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奕劻能不能托付后事呢？慈禧摇了摇头。这样的人可以用作心腹，却不能将江山交给他。



▲ 晚年慈禧照片

奕劻进入权力核心多年，拉帮结派，势力不小。因为贪赃枉法，他多次遭到弹劾。慈禧虽然没有动奕劻，奕劻自己却忐忑不安，加上年纪实在大了，想全身而退了。几年年初，奕劻向慈禧申请退休，并推荐儿子载振进入军机处，“子承父业”。为了达到目的，奕劻派两个宝贝格格有事没事往宫中跑，在慈禧身边吹风。慈禧很有主见。朝廷的核心权力，怎么能让你奕劻父子私相授受？她招来奕劻，绵里藏针地加以慰留，说：“现在时局艰难，你这样的老成之人可不能轻易退休。不过，你的年纪也大了，就让醇亲王载沣跟着你学习历练一下，你好好教教他。一二年后，我再批准你退休。”奕劻一听，明白了：我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太后选中载沣为接班人了。

老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娶了慈禧的妹妹，长子载湉被慈禧抱进紫禁城当了光绪皇帝，次子就是今年25岁的载沣。所以，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也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兼外甥。慈禧太后选中载沣，有私心作祟的痕迹。可话说回来，载沣在血缘上是最亲近的宗室亲王，表现也不错。当年代表中国去德国就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坚决拒绝向德皇行跪拜礼，不卑不亢地完成使命，为海内外瞩目。慈禧的选择不算盲目。1908年2月，载沣进入了军机处。奕劻知道扳不倒载沣，退而求其次，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势力。他推荐关系密切的袁世凯进入军机处辅助自己。慈禧太后同意了，不过认为张之洞和袁世凯都是封疆大吏中的佼佼者，一起进入军机处。奕劻无话可说。慈禧本意是想用载沣制约进而取代奕劻，奕劻想联合袁世凯压制载沣，慈禧就引入和奕劻关系疏松的张之洞来制约袁世凯。

临终前，慈禧面对着核心权力圈子中奕劻、载沣、袁世凯、张之洞四大股势力。

这四个人中，慈禧最放心不下的是袁世凯，最担心的是奕劻和袁世凯的联合。

49岁的袁世凯是最近几年之内飞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上筹办新政，成果显著；他为朝廷编练了六个镇（相当于师）全副德式武装的北洋新军；他培养了一大批军政人才。袁世凯的问题随着政绩接踵而至，成绩有多大，问题就有多严重。袁世凯蜚声

海内外，得到了革新派官吏、新兴社会力量和洋人们的倾心支持，而这些人并不看好朝廷；他训练的军队只听他的命令，朝廷指挥不动；他举荐、培养的人才占据越来越多的职位，形成了袁氏势力。几十年的权力斗争让慈禧太后对潜在的威胁异常敏感。去年，慈禧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解除他的兵权，调离直隶。不过，袁世凯保举的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完全是铁杆袁党，直隶和北洋军队大小事务仍暗中操于袁世凯之手。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已然对朝廷构成了威胁。

更可怕的是，实力膨胀的袁世凯和贪墨恋栈的奕劻勾勾搭搭，形成政治同盟。慈禧知道，袁世凯大肆贿赂奕劻。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什么的，费用都可以拿到直隶总督衙门报销。奕劻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前不久，突然收到袁家送来10万两（有说是20万两的）白银。来人传述袁的话说：“王爷就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奕劻也需要袁世凯势力的支持，让儿子载振与袁世凯结为兄弟。两人联合后，把目标先对准了张之洞。张之洞出身科举正途，在大江南北磨砺多年，是沿着帝国官员传统的晋升途径一步步走过来的，经验丰富。不过正如袁世凯所说，张之洞虽然为官几十年，依然是一介书生，“有学无术”，并未通晓中国政治实际，虽然地位、做事和李鸿章相仿，取得的成绩却远逊于李鸿章，也逊色于袁世凯。奕劻和袁世凯表面上以长辈之礼尊敬张之洞，却把无关紧要的事务，比如祭祀、改行金币等推给他主政，而各省疆吏、各部要臣则安置自己的亲信私人。慈禧年老多病，无力过问军机事务，便让奕劻和袁世凯把持了军机处。

如此看来，奕劻和袁世凯两个人都不能参与后事。慈禧下了一道命令，把奕劻调到东陵查看帝陵工程，在权力部署的节骨眼上不让他在北京；又将袁世凯心腹爱将段祺瑞的北洋新军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紧急调陆军部尚书、满人铁良统辖的几乎全部由八旗子弟组成第一镇接防——当然这一系列调动，事先都没让袁世凯知道。

万事俱备后，慈禧密召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入宫，嘱咐后事。

首先是挑选新皇帝。光绪无子，只好从近支亲贵中选择。慈禧提议醇亲王载沣的儿子、3岁的溥仪为新皇帝。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

年即位，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张之洞、世续二人见国家内忧外患，唯恐溥仪登基后再由后宫垂帘，对慈禧的提议委婉地表示反对：“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直接立载沣为帝。”慈禧凄凉答道：“我何尝不知道你们的顾虑，可是光绪是兄终弟及，现在再来一次兄终弟及，我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断后了。我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公私都可以兼顾。”张之洞等人不敢坚持，新皇帝就这么定下来了。

当年光绪继承堂兄同治的皇位。这一变更祖宗家法的做法引起朝野大哗，慈禧曾允诺将来光绪的儿子将同时作为同治和光绪的继承人。现在，慈禧让溥仪继承同治，未提兼祧光绪之事。慈禧对光绪并无好感，溥仪如果不能同时作为同治、光绪两人的继承人，光绪的皇后就无法升为太后，地位将不伦不类。张之洞大胆提出：“当今皇上临御天下 30 多年，不可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行。”慈禧沉默不言，过了良久才瞪着张之洞说：“此事姑且从你所请，拟旨吧。”

11 月 13 日，紫禁城命令：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代批奏折；载沣之子溥仪接进宫中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同日，庆亲王奕劻回到北京，发现权力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跑到宫中面见慈禧，慈禧“征询”他的意见。奕劻赶紧磕头，表示完全拥护老佛爷的英明决策。于是，慈禧颁布懿旨：赏给庆亲王“世袭罔替”的恩荣。这是清王朝封出去的最新的“铁帽子王”，也是最后一个铁帽子王。

同日，袁世凯发现自己已被排斥到核心权力圈之外，必将失势，伪称足疾（袁世凯儿时顽劣，曾经坠马伤脚，撂下终生伤病），由两个人扶着进宫表示拥护太后的决策，也算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避免尴尬。

同日，载沣在日记中记录心情“万分无法，不敢再辞”。他当天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儿子溥仪送入紫禁城去。傍晚，他带着一大帮大臣、宫人回家，要带溥仪进宫。醇王府里顿时发生了一场大混乱。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描述道：“老太太不等听完儿子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的哄劝的嘈杂人声。新就位的摄

政王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太太正昏迷不醒。一会儿被叫进去看老太太，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了好大一阵儿，老太太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束手无策地等摄政王商量办法，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溥仪的乳母看小孩子哭得可怜，本能

地拿出奶来喂他，这才止住了溥仪的哭闹。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大人们，载沣和军机大臣商量，决定破例地由乳母抱溥仪一起进宫。溥仪入宫后，被抱去见慈禧太后。没有熟悉的屋子，没有了嬷嬷，3岁的溥仪忽然发现自己被一群陌生人抱着，穿梭在一节节阴暗的过道中。这给他留下了模糊而强烈的可怕印象。半个多世纪后，他写道：“在一个阴森森的帏帐中，露出一张瘦削的老太婆的脸，丑得要命。据说我一看见慈禧这副病容，立刻号啕大哭，浑身哆嗦不止。慈禧看我哭了，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不料我一把拿过来就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嬷嬷！要嬷嬷！’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14日，光绪皇帝病逝于瀛台涵元殿，终年37岁。慈禧下令：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考虑到时势艰难，而新皇帝年纪太小，暂由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军国政事都由载沣训示裁度。第二天（15日），朝廷真正的舵手慈禧也去世了。皇上、太后都停柩宫中，群臣哭临三日。按制，三品以上官员在乾清门外，四品以下则应在景运门外痛哭。这一次，官员无论官职大小都混入乾清门，人声嘈嘈，甚至有仆人、随从夹



▲ 载沣父子像，坐者为载沣，怀中为次子溥杰，右立者为溥仪

杂其中，御史不纠礼，礼部不相仪，乱成一团，没见有人站出来纠正秩序。慈禧的死，对大小官员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大家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在一片混乱中，慈禧临终前经过缜密思考、反复权衡选定的继任班子，能接过权柄，带领清王朝走好下一段路吗？

1908年12月2日，溥仪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宣布明年为宣统元年，尊光绪皇后为“兼祧母后”，上徽号“隆裕”。

登基大典对3岁的溥仪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正式大典之前，溥仪要先在中和殿接受内廷大臣和侍卫们的朝贺。溥仪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等他被抬到太和殿、再被放到又高又大的龙椅上的时候，小孩子的耐性完全丧失了。溥仪放声大哭。可登基典礼刚刚开始，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正要对他三拜九叩呢！载沣单膝侧身跪在龙椅下面，双手扶住儿子，不让他乱动。溥仪挣扎起来，哭喊得更凶了：“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三跪九叩礼磕起头来没完没了，小皇帝的哭叫越来越响。载沣急得满头是汗，只好哄他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快完了’呢？”“太不吉利了！”大家都垂头丧气地散去，觉得载沣的话给刚刚揭幕的宣统王朝罩上了不祥之兆。三年多后，小皇帝溥仪就宣布退位了，载沣的“快完了”成了一句谶语。

“隆裕—载沣体制”

清朝的最后三年多时间，是在“隆裕—载沣体制”下度过的，载沣是实际施政者。

隆裕皇太后是慈禧的亲侄女，又嫁给了慈禧名义上的儿子光绪。慈禧临死前，布置了由儿媳兼侄女的隆裕为太后，由侄子兼外甥的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的权力格局。载沣掌握军国大权，隆裕则对朝政拥有一票

否决的权力。慈禧希望在死后维持一个皇室专政的强势局面，一如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统治一样。她琢磨着，只要皇室大权在握，江山总会保住的。可惜，无论隆裕还是载沣，都没有慈禧那般能力，把持不住大局。

隆裕太后时年正好40岁。很多人把她描绘成一个昏庸、悍妒又专权的女人，仗着慈禧的宠信横行后宫。而在清人和民国的笔记中，隆裕是一个苦闷、平常的女子，并不受慈禧的宠爱。相反，慈禧相当喜欢聪明活泼的珍妃和工于心计的同治皇帝留下的妃子瑜妃。隆裕既得不到慈禧的关怀，又得不到丈夫光绪的爱，只能在后宫对坐枯灯，生活单调而枯燥。冷板凳一坐就是21年。老醇亲王奕譞逝世的时候，隆裕作为他事实上的儿媳妇，要上门诣祭。皇后驾到，总要犒赏门丁、仆媪等人，需要上千两银子。隆裕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同时也穷得拿不出这笔钱，就空着手去了醇亲王府。最后还是王府代她出了这笔赏银，对外宣称是“皇后有赏”。隆裕知道实情后，大惭。一年后，醇亲王府举办奕譞的周年殷祭，隆裕百般筹措还是没有凑足赏银，就借口生病不去祭奠奕譞，说来实在有些悲凉的感觉。

关于隆裕的为人处世，晚清时期经常出入紫禁城的德龄评价她“个性温和”、“不爱管事”。隆裕的弟弟德锡则回忆姐姐：作为一个女人，她遵循了旧体制下“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所以她谨言慎行，从不嚣张跋扈，从不怨天尤人，她努力地生活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隆裕曾对弟弟说：“我知道在这个皇宫里，大家都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每件事情都尽量做得小心，每件事情能忍则忍，



▲ 隆裕太后朝服画像

能让则让，可为什么大家对我还是这样？”隆裕口中的“这样”包括他人的误解，也包括慈禧在世时自身的苦闷无助。她仿佛就是个邻家大姐，一心要过安稳的好日子，谈不上什么远大志向，也没有执政的能力。

这样的人做邻家大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一旦被推上末代太后的位置，就是她个人和王朝的双重不幸了。

隆裕暴得富贵，又没有什么志向，“唯得时行乐而已”。她要把失去的21年的欢乐都弥补过来。一旦掌握后宫的大权，隆裕就宠用内监张德（即小德张），负责张罗玩乐享受事务。脱下孝服后，隆裕就钻进梨园，沉迷于京腔昆曲之中；又下令建筑长春宫，恢复宫市，买入欧美、苏广杂货。不过，隆裕的享乐也就局限于此，没有更过分的举动了。她毕竟是个邻家大姐，能想到的行乐手段也就是听听戏买买东西了，倒不会国家造成什么伤害。至于军国大事，她都推给了载沣处理，当起“甩手掌柜”。慈禧赋予她的最终决定权，隆裕在革命爆发前都没有使用过。

40岁的皇太后隆裕不成器，那么25岁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又怎么样呢？

载沣热爱家庭，待人和善，生活简朴，喜欢读书、写字和观察天文。他是在传统贵族生活环境中长大的，衣食无忧，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一大帮办事机构和仆人为他理财、酬应、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这就造成载沣的生活环境很狭隘，没什么社会阅历，对国情政情谈不上什么了解。更糟糕的是，他的父亲奕譞因为儿子当了光绪皇帝，一生都在提防着慈禧太后的猜忌，韬光养晦。载沣从小跟着父亲谨小慎微地生活，养成了怯懦畏缩、没有主见的性格。载沣刚开始监国时，很多人提议他移宿紫禁城，方便照顾溥仪和朝政。结果太福晋不同意。太福晋是奕譞的正妻，是慈禧的亲妹妹。她有一个儿子被慈禧抱入紫禁城成了永不能相见的光绪皇帝，因此对紫禁城有很强的抗拒感。太福晋坚决反对载沣住到紫禁城去，载沣不得不留在醇亲王府。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依仗着太福晋的支持，对载沣多有要求，载沣也不得不满足他们。载沣的正妻是荣禄的女儿，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利用丈夫是摄政王与外界交通关节，企图对朝政施加影响。结果醇亲王府的新老两任福晋都对载沣耳提面命，矛盾不可避免。载沣的福

晋比婆婆更凶悍，太福晋争权争不过媳妇，就转向三个儿子求助。载沣是坐视不管，对老妈和老婆都无可奈何；载涛血气方刚，为母亲抱不平，曾经操刀向嫂子寻仇，几乎酿成大乱。王府闹翻了天，载沣退避三舍，在府外躲了起来，一连十几天不敢回家。大清朝的监国摄政王竟然如此狼狽，令人发笑。

遗憾的是，宣统王朝几乎完全由这么一个人在拿主意。载沣和军机大臣们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别人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就是提不出自己的主张来。一些躁进之徒、钻营小人就跑到他面前献言献策，载沣都欣然接受。往好了说是“监国性极谦让”，往坏了说就是“无能”。无能也就罢了，问题是载沣内心格局也不大，还不敢于任事。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入见，陈述各自辖区的政务。载沣召对时只劳慰了几句场面话，就说不出的了。瑞澂有政务想和载沣当面商量，开口说了几句，载沣就打断他：“你的痰病还没好吗？”瑞澂马上住嘴，不再说话。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屡次上书密陈日本政治动向，提醒载沣关注日本势力的扩张，一直没接到载沣的回复。汪大燮干脆赶回国内，请求面陈机宜。他对着载沣慷慨陈词，载沣默然无语，最后提醒汪大燮说：“已经十点钟了。”说完就让汪大燮退下。

溥仪也回忆了一件事：“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



▲ 摄政王载沣照片

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说到执政理念，载沣没有成系统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提出新颖的执政思路。贵族生活和在德国的游历，只让他相信一点：执政者必须掌握大权，满族亲贵们只有大权独揽，才能迎接一个个挑战，带领王朝渡过一个一个难关。这是载沣最大的政治原则，他三年多的执政都是围绕这个原则展开的。

掌权之初，载沣就开始抓军权。他重新编组了禁卫军，把京城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任命忠君报仇的满族亲贵良弼实际负责禁卫军。1909年，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诏，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其次，载沣重组了军事指挥机关，将军谕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直属摄政王的专门机构，指派弟弟载涛负责。军谕处后来发展为军谕府，类似于清军的总参谋部，剥夺了地方督抚、将军等原有的调兵权，并可以把载沣的军事思想贯彻到各级军队（尽管载沣并没有什么军事思想）。他又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组建了海军部，让弟弟载洵当海军大臣，重建海军。张之洞提醒载沣，载洵、载涛二人年轻无知，恐怕不堪重任，军队是国家重政，应该挑选精通军事的人担任主持工作。载沣不听，他就是要把军权都掌握在兄弟三人手中。结果，载洵和载涛兄弟两人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载涛就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国一数，弟弟载涛比自己多去了日本和美国，不行，他又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

镇国公载泽是载沣的族兄，血脉出自嘉庆皇帝第五子。他和突然抖擻起来的载洵、载涛兄弟不和，仗着自己是隆裕太后的姐夫（慈禧的大侄女嫁给了载泽），气焰很嚣张。载泽走隆裕的路子，把度支部尚书兼盐政大臣的肥缺搞到了手。在任上，载泽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广东道御史胡思敬两次参劾两广总督袁树勋贪腐，举证的两处赃款都涉及载泽。奏折上去的第二天，载沣就召载泽入见，把奏折递给他看。载泽供认不讳。载沣说：“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载泽走后，以为载沣肯定要处分自己，惴惴不安。过了好一阵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载沣将